

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

第三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重 庆 出 版 社

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

第三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哲良

封面设计：李巍

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 第三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875 插页：2 字数：396千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00册

书号：2114·23

定价：2.49元

编者的话

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美学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为了使广大美学爱好者了解我国当代美学发展的面貌，同时，也是为了给美学研究者和教学人员提供一部比较完整的汇编资料，因此，我们从建国以来出版的书籍和报刊杂志上采撷了众家之代表作，辑成《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以飨读者。

文选中的论文一般都是按第一次发表时的原貌收入，俾便读者窥见其历史的真实情况，只有极个别地方编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删改。整个文选着重突出我国当代美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几派，对于各家观点，编者不作任何评论，见仁见智，留待读者。

负责编选这套论文选的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长久、王大明等同志。此外，在资料查找、复印、出版方面得到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所、成都市图书馆、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重庆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此鸣谢。

限于我们的水平，在编选工作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望美学界前辈和同人以及广大读者指正。

编者

目 录

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	朱光潜(1)
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 ·····	蔡 仪(25)
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	
——兼与蔡仪先生商榷 ·····	陈望衡(89)
敏感与灵感 ·····	王朝闻(119)
美学的对象与范围 ·····	李泽厚(141)
什么是美学?	
——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	蒋孔阳(176)
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	
——与蒋孔阳同志商榷 ·····	高尔太(190)
朱光潜美学思想述评 ·····	李丕显(201)
美学,深入自然形象吧 ·····	朱 彤(247)
艺术形式与情感 ·····	滕守尧(274)
艺术创造的心理条件 ·····	孙 非(323)
从移情说观点看审美评价的意义 ·····	马 采(371)
论美育的功能 ·····	赵宋光(417)
历史“积淀”是美学的重要课题	
——试论李泽厚的美学思想 ·····	梅宝树(455)

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的美学问题

朱 光 潜

（一）浅谈“异化的劳动”与“美的规律”

近四十年全世界都在争论的“异化”问题，是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在“异化的劳动”章中详加阐明的。“异化”所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共产主义远景，经济学，哲学，科学，宗教和文艺等等。特别涉及美学的是马克思所提的“美的规律”，马克思对这些方面的问题结合“异化”与私有制提出一些意义重大的看法。马克思只花了六个月就写出这部手稿，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私有制的极端痛恨，对共产主义宏大远景的热烈向往，写时情感和思想都处在白热化的活跃酝酿中，写完就搁下来，来不及修改，一直搁了差不多九十年，到1932年才出版，原稿中有些段落已残缺或遗失，这就给读者造成了很大困难。马克思沿用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一些术语，对一般读者不免艰晦，而且经常重复或中途停顿，也使读者很难摸索出条理。现在我试图就个人所摸索到的一点一滴，用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错误在所不免，希望引起美学界同志深入学习手稿原文，对我的浅谈进行批判纠正，以便把对原文的理解搞深搞透一点。

这部手稿是既从人性论又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马克思先

就资本主义时代关于工资、地租和资本利润以及竞争和垄断等等现实政治经济情况和弊端加以揭露和分析，同时对当时英法等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进行批判，指出它站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把资本主义的种种病态都视为理所当然，只罗列现象而不寻求病根所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病根在于私有制所带来的“异化的劳动”。异化在实质上就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剥削和摧残。经过层层异化，人就丧失了人的本质而沦陷到一般动物的地位。只有等到历史发展到共产主义时代，才有希望彻底废除私有制和异化的劳动，使人全面发展他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凭他的实践和认识，对自然（包括社会）加工改造，日渐把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推进到最高最丰富的阶段。那时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对立，主体与客体（对象）的对立，存在与思维的对立，抽象唯心和抽象唯物的对立以及导致纷争冲突的其它对立就都要消除净尽了。这是整部手稿的大轮廓。

现在来谈这部手稿的中心思想，即“异化的劳动”。这个词在原文是Die entfremdete Arbeit；除entfremden这个动词之外，马克思也曾用entäussern作为同义词。entfremdete 英译作estranged或alienated，英文名词stranger和alien都有“陌生人”或“外方人”的意思，所以用作被动词时译“异化”或“外化”都可以。不过德文entäussern（外化）有“出卖”，“出让”，“抛出”等商业的意义，“异化”已通用，一般以沿用为宜。

“异化”和“外化”这两个词都来自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马克思用这两个词与他们两人所用的在意义上有联系而实质不同，须先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用这两词所表达的思想交代清楚，然后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用这两个词所表达的思想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和转变。黑格尔所说的“外化”或“异化”是他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一体中的“反”的阶段。例如抽象概念（包括所谓“绝

对”)是正,因为片面抽象还不真实,须在它自身设立对立面,即“另一体”或具体的事物,这就是“反”,由正而反的过程便是“外化”。正反对立,不但“正”是片面的,“反”也还是片面的,须经过否定的否定,才达到较高一级的统一,即所谓“合”。这种辩证过程于理应一直进展下去。黑格尔有时也把“外化”叫做“对象化”,即精神变物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黑格尔用这些词并没有贬义。这种辩证法是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的,马克思在这部手稿的最后一章《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整个哲学体系的批判》一文里已批判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及其辩证法的谬误,但仍沿用了“异化”“外化”“对象化”这些术语,除用“对象化”一词有时见不出贬义以外,用“异化”和“外化”都带有贬义。

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受到影响最深的还不是黑格尔而是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已把黑格尔的心物关系的首足倒置扳转过来了,由概念和对立面的关系转到人本身对自然的关系。在他的名著《基督教的本质》里,费尔巴哈就从人对自然的关系出发,论证人在宗教信仰中把自己“异化”到神上去了。不过他所说的“人”不是个人而是作为“物种存在”的人,即属于同一物种的人类。基督教相信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实际上并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人类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这就是说,人把同属于一个物种的人类的本质外射或“异化”到上帝这个幻想产品上去了。人既把人类本质异化到上帝身上,就不再能由人自己去发挥人的本质力量。要人由自己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就必须消除这种自我异化,也就是要消除幻想的神。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哲学也看成一种神学,因为正如宗教和神学把幻想中的上帝看作创世主,黑格尔的哲学也把幻想中的“绝对”或“理念”看作创世主,都把人自己异化到“绝对”去了,其结果也正和神学一样使人的本质力量失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这种“异化”也必须否定掉。这是从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由有神论转到无神论所走的一大步。马克

思对费尔巴哈的这个功劳曾热情地赞颂过。不过费尔巴哈缺乏实践经验和历史发展观点，仍大谈其“爱的宗教”，在哲学上仍有半截唯物主义半截唯心主义的缺陷。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既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人对自然的紧密联系，人的物种本质及其异化等观点，也批判了他的思想的抽象性和不彻底性，这是批判继承的范例。

这部手稿的突出特点是完全从劳动者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现实情况，证明一切弊病都出在劳动者对生产劳动的关系上。这个关系是从三方面来分析的，即(1)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关系，(2)劳动者对生产劳动本身的关系，(3)劳动者对旁人(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即资本家)的关系。

(1) 异化的劳动使劳动者失去了他的产品，他的产品“异化”到资本家那里成为资本，而他自己创造出商品愈多反而就愈贫穷，不但掌握不到生产资料，而且也被剥夺去维持肉体生存的生活资料。资本家就凭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作为奴役和欺凌劳动者的工具，结果迫使劳动本身和劳动者都变成日益廉价的商品。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说：

“劳动者生产愈多，供他消耗的就愈少；他创造的价值愈多，他自己就愈无价值，愈下贱；他的产品造得愈美好，他自己就变得愈残废丑陋；他的对象愈文明，他自己就变得愈野蛮；劳动的威力愈大，劳动者就愈无权；劳动愈精巧，劳动者就愈呆笨，愈变成自然的奴隶。”

这种劳动产品的异化和资本化，还只限于“物的异化”。物的异化使劳动产品对劳动者成为一种外在的对立的奴役他自己的敌对力量。就它的恶果来看，已可看出。

(2) 异化还表现在劳动者对生产劳动这种活动本身上。劳动

者不但被剥夺去他的产品，而且他的生产活动已剥夺去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他的劳动并不属于劳动者的本质：

“所以他在劳动里并不是肯定而是否定他自己，不是感到快慰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他的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力量，而是摧残他的身体，毁坏他的心灵。……所以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强迫的，是强迫的劳动，因此不是一种需要的满足，而只是满足外在于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所以结果是：人除掉吃，喝，生殖乃至住和穿之类动物性功能之外，感觉不到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人性的功能方面，他也感觉不到自己和动物有任何差别。动物性的东西变成了人性的东西，人性的东西变成动物性的东西。”

一句话，由于劳动这种活动在本质上的异化，人就失其为人了，“其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了。这就叫做“自我异化。”

(3) 从物的异化和自我异化这两种定性之中马克思还引申出异化的第三种定性，即在异化劳动中人丧失人作为一个物种即人类的特性：

“人是一种物种存在。这不仅因为人在实践和认识两方面都把物种作为他的对象，而且……也因为他把自己看成实在的有生命的物种，看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因而是自由的存在。”

这里“物种存在”还是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人作为一种物种存在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类”，研究人作为一种物种的科学就叫做“人类学”。费尔巴哈强调过“人类学原则”，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和《费尔巴哈论纲》中也沿用了“人类学原则”，但赋与它以远较深刻

的意义,指出人的物种特性在于人有自意识即自觉性,认识到自己不仅是一个个体,而且把自己和他所属的那个物种(人类)等同起来,因而在他的生活活动(实践和认识)中都把他的物种(人类)作为他的对象。还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其它物种乃至整个自然界(包括社会)。这一切都成了“精神食粮”,时而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时而作为艺术的对象。在实践方面,这一切自然对象都成了人的“无机的肉体”,既是生活资料,又是“人的生活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也就是生产劳动,革命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物质基础。这些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物种特性中的普遍性和自由性。异化的劳动就使劳动者丧失了这些特性。在第一手稿里,马克思还专谈“物种存在”,在第三手稿里,“社会性”就代替了“物种存在”。

“这个整个[生产]运动的一般性质就是社会性,正如社会生产出作为人性的人,社会也是由人生产出的。”

这种对“社会性”的强调就弥补了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原则”的缺陷。

在分析人的物种特性和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中,马克思还提到人通过实践对自然界进行加工改造,从而创出一个对象世界。这段提到“美的规律”,对美学和文艺创造的意义特别重大,让我们引出全文来稍加分析:

“通过实践来创造一个对象世界,即对无机自然界进行加工改造,就证实了人是一种有自意识的物种存在,也就是说人把物种当作自己的存在来对待,或是把自己看作物种存在来对待。动物固然也生产,它替自己营巢造窝,例如蜜蜂,海狸和蚂蚁之类。但是动物只制造它自己或它的后代直接需要

的东西，它们只片面地生产，而人却普遍地(或全面地)生产；动物只有在肉体直接需要的支配之下才生产，而人却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也生产，而且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人才真正地生产；动物只生产动物，而人却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联系到它的肉体，而人却自由地对待他的产品。动物只按照他所属的那个物种的标准和需要去制造，而人却知道怎样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来生产，而且知道怎样随在把本身固有(或内在)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来制造，因此，人还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

这段话有下列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1) 人通过实践来创造一个对象世界，即对于无机自然界进行加工改造。这条原则既适用于包括工农业的物质生产，也适用于包括哲学科学和文艺的精神生产。这两种生产都既要根据自然，又要对自然进行加工改造。这里见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一致性。这就肯定了艺术既要根据自然又要改造自然的现实主义路线，排除了文艺流派中的“自然主义”。

(2) 这两种生产都“证实了人是一种有自意识的物种存在。”人意识到人的个体就等于人的物种，而且根据这种认识来生产。这就不是根据个体肉体的直接需要，象一般动物那样，而是着眼于为人类服务的目的，根据整个物种的深远需要。就文艺来说，马克思强调文艺的自由性，并不以为自由就在“为文艺而文艺”；他否定了文艺的自私动机，却肯定了文艺的社会功用。这段举动物建筑为例来说明人和一般动物在生产方面的差别。我们在下文谈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论述劳动的章节里，还会看到马克思就这条原则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那里举的实例也正是蜜蜂营巢和人类建筑师仿制蜂巢的差别。

(3) “人还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句说明了人的作品，无论是

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方面的，都与美有联系，而美也有“美的规律”。这美的规律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曾引起不少的揣测和争论。这句话前面冠有“因此”一个连接词，“此”字显然指上文所列的两条：一条是“人知道怎样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来生产”，另一条是“人知道怎样随在把本身固有的（内在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来制造”，这两种标准的差别究竟何在？依我的捉摸，差别在于前条指的是每个物种作为主体的标准，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需要，例如人造住所和蜜蜂营巢各有物种的需要，标准（即尺度）就不能相同。蜜蜂只知道按自己所属的那个物种的需要和标准，而人的普遍性和自由就在于人不但知道按人自己的物种的需要和标准去制造高楼大厦，而且还知道按蜜蜂的需要和标准去仿制蜂巢。这就是前一条要求。后一条比前一条更进了一步。对象本身固有的标准就更高更复杂，它就是各种对象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马克思所说的“对象本身固有的标准”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规律”。这就要涉及创作方面的各种因素，例如创作素材，创作方法，创作媒介，作家与作品和观众与作品的关系，创作与时代和社会类型的关系，创作与文化教养和遗产继承的关系等等都各有本身固有的规律，要用得各得其所，各适其宜，才符合后一条的要求。单就创作方法来说，马克思在这里所要求的正是现实主义，包括他和恩格斯所经常提到的“典型与个性的统一”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都要包括在“美的规律”之内。从此可见，“美的规律”是非常广泛的，也可以说就是美学本身的研究对象。

属于“美的规律”的还有马克思所经常强调的人的整体观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

他说：

“人是用全面的方式，因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掌握他的全面的本质。”

究竟什么才是整体人的全面本质呢？马克思在第三手稿《私有制与共产主义》章举的例是“视，听，嗅，味，触，思维，观照，情感，意志，活动，生活，总之，他的个体所有的全部器官”，此外还有“爱情”和一些“社会性的器官”。马克思对人的这些器官和本质力量以及它们和文艺的关系都作过深刻的分析，下文还要谈到。

（二）艺术的起源：劳动

上文已约略介绍了“异化的劳动”，现在接着谈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彻底废除是共产主义的前提以及各种感官的发展在文艺活动中的作用。马克思在第三手稿中《私有制与共产主义》章论证了私有制在历史发展中有它的必然性，只有在它的高度发展的物质财富的范围内，在它的弊病和灾祸已完全暴露的时候，共产主义才能诞生。共产主义也有不同的阶段和形式。二者都没有真正彻底废除私有制，因而也不可能彻底废除异化的劳动。马克思给彻底废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下了如下的意义深远的定义：

“共产主义就是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私有制的彻底废除，因而就是通过人而且为着人，来真正占有人的本质。所以共产主义就是人在前此发展出来的全部财富范围之内，全面地自觉地回到他自己，即回到一种社会性的（即人性的）人的地位。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善化（充分发展）的自然主义，就等

于人道主义；作为完善化(充分发展)的人道主义，也就等于自然主义。它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冲突的真正解决，也就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肯定，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物种之间的纠纷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就是历史谜语的解答，而且认识到它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接着马克思就指出，这种真正共产主义必然要在私有制的经济运动即生产运动的基础上才能诞生，和它相适应的各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是如此：

“宗教，法律，道德，科学等等都是这些生产的特殊方式，都受到它(生产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统辖。所以私有制的彻底废除，作为人性的生活的占有，就是一切异化的彻底废除——这就是说，从宗教、家庭、政权等等恢复到人性的即社会性的存在。”

不难看出，宗教、家庭、政权之类上层建筑也都是异化的结果，它们终须废除，人才能恢复到人性的即社会性的存在。要废除它们，就先要废除私有制。这就是马克思早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里又进一步加以明确化了，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直在发展的，由第一手稿到第三手稿六个月写作之间就有些重要的发展。最明显的就是上段引文中“人性的，即社会性的存在”那句解释。在第一手稿里马克思还主要地沿用费尔巴哈的“人是一种物种的存在”那个“人类学原则”，还没有明确地强调人的社会性。在本章中人的社会性已基本上代替了人的物种存在了。这是从劳动出发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必然得到的结论，因为马克思已明确指出，“集体(即社会)只是劳动的集体”，也就是说，人在劳动中才形成社会。谈到生产运动的历史发展时，

马克思还指出：

“这个运动的一般性质就是社会性：正如社会生产出作为人性的人，社会也是由人生产出的，活动和享受（这就是“人的生活活动”的总称——引者注）……都是社会性的：社会性的活动和社会性的享受。”

由此可见，马克思是从人的生产劳动引申出人的社会性，又从人的社会性中引申出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这条贯串全部手稿中的红线的。他在下文说得更明确：

“自然中所含的人性的本质只有对于社会的人才存在；因为在社会里，自然对于人才作为人和人的联系纽带而存在，——他为旁人而存在，旁人也为他而存在，——这是人类世界的生活要素（“要素”即基本原则——引者注）。只有这样，自然才作为人自己的人性的存在的基础而存在。只有这样，对人原是自然的存在才变成他的人性的存在，自然对于他就成了人。因此，社会就是人和自然的完善化的统一体，——自然的真正复活——人的彻底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彻底的人道主义。”

在上文引过的共产主义的定义里已提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现在又结合人的社会性来重申这条基本原则，足见马克思对它极端重视。这种统一含有两点互相联系的要义：一点是人之中有自然，一点是自然之中也有人。为什么说人之中有自然呢？自然是人的肉体食粮和精神食粮的来源，是人的生产劳动的基础和手段。为什么说自然之中也有人呢？人本来是和动植矿各界一样是自然中的一分子。更重要的是经过人在长时期中凭劳动对自然的

加工改造，自然已变成了“人化的自然”，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又把自然（包括社会在内）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界”，也就是说，自然是人发挥他的各种本质力量的场所（旧译本把Wirklichkeit译为抽象的“现实性”，便没有懂得原话的意思），因此，自然体现了人的需要，认识，实践，意志和情感。人不断地在改造自然，就丰富了自然；人在改造自然之中也不断地在改造自己，也就丰富了人自己。人类历史就这样日益进展下去。这就是“人的彻底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彻底的人道主义”这个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的全部意义。

中国先秦诸子有一句老话：“人尽其能，地尽其利”。“人尽其能”就是人尽量发挥他的本质力量，这就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地就是自然，“地尽其利”就是自然界的财富得到尽量开发和利用，这就是彻底的自然主义。不过这句中国老话没有揭示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互相因依，只表达了对太平盛世的一种朴素的愿望。马克思在这部手稿里既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互相依存，又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替人类大同的愿望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哲学基础。依马克思的观点，应该说，只有人尽其能，地才能尽其利；也只有地尽其利，人才能尽其能。这种理想境界只有等到私有制彻底废除和共产主义诞生时才可达到。在私有制之下，不但自然离开人（劳动者）而异化掉了，人本身的本质力量也离开人而异化掉了，结果是人在饥饿线上挣扎，穷人和富人都让唯一的占有感觉或占有欲吞噬了人的全部本质力量，一个个都变成极端贫穷、极端自私的人。中国的老子有四句话：“为而不有，功成而不居，惟其不居，是以弗去。”私有制下的异化就是人人只图占有和居功，结果是利也好，功也好，都还要“去”（“去”就是“异化”）。“为而不有，功成而不居”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惟其不居，是以弗去”，惟其没有唯利是图的占有欲，人的本质力量及其创造的一切财富都不至异化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胜利和巩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共产